

反 洋 教 运 动

知 识 丛 书

反 洋 教 运 动

李时岳著

李时岳著

27

58

反 洋 教 运 动

李时岳著

《知識丛书》編輯委員會編

知識就是力量。一个革命干部需要有古今中外的丰富知識作为从事工作和学习理論的基础。《知識丛书》就是为了滿足这个需要而編印的；內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国际問題、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等知識。为了使这一套丛书編写得更好，我們期望讀者們和作者們予以支持和合作，提供意見和批評。

《知識丛书》編輯委員会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frac{3}{4}$ · 字数 55,000

1962 年 9 月第 1 版 196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90 定价 0.30 元

统一书号 11002 · 340

萬代阿彌等居人主富心昌因未至主大堂居主不載行持方財
萬代心社主富心昌因未至主大堂居主不載行持方財

人主事略清風元氣得之於清風而全其清風之精義
其成務由天子事後令臣臣臣一張良於建井之畫成而自富之
手色玉如珠文如环譽士之謂也此在名聞高於平生
望者唯馮生王叔林

史人

卷之三

上得中興大業文人集此全圖解行卷各門
大學孔太司降臨元相位元正同
新皇帝分得朝半華南浦半利合人計
一物無所失財名不動由洋主其事而一無得失者

卷之三

卷之三

天主教堂通过高利贷放款，强买中国
人民的房产田地等契据。

宇公文行我得如斯。姓名不詳。打橫。東
因外國告經理。最門。故有制。存為之學。
力文善山。

大清流于男无姓名。名也。然是。我故里。寧海。
周姓。即官名。溫家。諱名曰。復。字曰。經。
號。本。不。名。孔。篤。性。我。是。
大清。口子。尚。公。孔。子。之。祀。明。確。號。不。知。子。是。

名。孔。篤。代。向。無。故。名。沒。村。一。聞。不。知。不。
識。何。有。曾。是。於。無。誠。我。不。能。然。天。下。人。
主。不。能。無。私。天。下。人。利。我。經。名。與。牛。大。
下。人。普。知。天。下。人。經。制。日。復。繼。祖。漢。
興。繼。我。亦。不。能。然。

大清。無。治。我。受。克。天。下。人。未。也。心。解。

大。清。在。前。不。清。解。以。各。鄉。讀。而。一。我。自。

1898年湖南反洋教斗争领袖周汉的供词
——《天柱地维》(刊本)。



1902年湖南邵阳賀金声率众起义失败后，
当地人民特为賀金声(中)及其战友刘兆鹏
(左)、粟道生(右)建祠塑像，以资纪念。



1906年洋教士王安之杀害南昌知县江召棠，
群众奋起，打死王安之，烧毁天主教堂。

(采自《南昌教案纪略》，1906年。)

目 次

一	基督教势力的东来	1
二	官紳們扑灭洋教的嘗試	9
三	普遍的反洋教呼声	17
四	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24
五	反洋人和反官僚	31
六	中法战争和反洋教斗争	38
七	四川余栋臣初次起义	46
八	长江怒潮	51
九	朝阳人民起义	59
十	烽火遍及东南西北	64
十一	余栋臣再次起义	73
十二	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	82
十三	余波	95
十四	未完成的任务	103
附录一	大事年表	106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111

一 基督教势力的东来

远在唐朝初年(635年)，基督教的一支——
聂斯多略派由波斯进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
唐朝皇帝，从太宗到德宗，对于景教基本上都表
示优容。在许多城市里，包括像四川成都那样
僻远的地方，都建立了景教寺院。但是，主要由于
得不到人民的信从，自武宗发布灭佛詔諭后，
景教也被波及，遂一蹶不振，未几中絕。

随着元朝的兴起，基督教再次进入中国。
依靠元朝統治者的庇护，在一百多年間，据傳教
士含糊的报告，約有三万人“归化”。但是，随着
元朝的复沒，基督教勢力又再次中絕，在中国居
民中很少留下影响。

十六世紀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成为西
方新兴资产阶级的殖民工具，海外傳教事业也
就日益兴隆。羅馬教会分为新旧两派，英国、荷
兰等奉新教——耶穌教，法国、意大利等崇旧
教——天主教。在殖民主义推动下，天主教傳
教士首先重整旗鼓闖入中国。

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是葡萄牙和

西班牙。1557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官吏，获得了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权利，澳门也就成为传教士渗入中国的第一座桥头堡。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竇渡海到达澳门，翌年在广东肇庆府创立传教住院。利玛竇身穿儒服，会华语，善能引据儒家经典以解说天主教教义，又广行贿赂，眩耀新奇，利用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东西如钟表、三棱玻璃柱、天文仪器、地图、油画等，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鸿儒硕学。158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天主教大主教及各教派首领们共同签署一份文件呈递给西班牙国王斐力甫二世。文件建议：从西班牙本土调派一万或一万二千人，再雇用同样数目的日本人及菲律宾人，以实现征服中国的计划。文件着重指出，不要像葡萄牙人那样，仅仅限于对中国海岸的劫掠，要统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这些上帝的儿女们还打算利用肇庆传教住院作武力进攻的前哨，而以传教士为向导。这个文件最鲜明地表现出当时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胃口，但尽管斐力甫二世对于“海外布道”非常热心，乃至将在华传教事业和继任葡王事并列为主要政务，却因力不从心，征服计划只能是个梦想，没有实现的机会。利玛竇及其后继者则以对明朝政府驯服的姿态，骗取明朝统治阶级的好感，活动日见起

色。据德礼賢《中国天主教傳教史》的統計：在利瑪竇逝世的时候（1610年），中国教徒約二千五百人，到1700年，竟增至三十万人左右。

明末清初天主教势力的发展和統治集团的优礼是分不开的。在1636年，已有一百四十个亲王，四十个皇族，七、八十个皇族命妇，十多个一品大員，三百多个进士、举人、秀才奉了教。明室将亡的时候，皇太后、皇后、皇太子都奉了教，皇太后并曾写信給天主教耶穌会总会长，希望多派傳教士到中国来，祈求上帝保佑明朝中兴太平。清朝在順治和康熙初期，也很寵信傳教士。德国人湯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先后被委任欽天监监正^①，經常和皇帝接触，因而在全国各地大大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

十六世紀后的基督教，除了具有麻醉人民的鴉片烟的一面，还有殖民工具的一面。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立定了脚跟和西方国家殖民野心的增长，殖民工具的一面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引起中国統治阶级日益深重的疑虑。1616年、1622年、1664年，士大夫曾以变乱历法、暗窃正朔、不祀祖宗、邪說惑众、阴谋造反等理由，三次发动反洋教風潮。从十七世紀三十

^① 欽天监是清朝掌管天文、历数等事的官署，监正为該官署最高官員。

年代起，在中国的各派傳教士中发生了所謂中國礼仪問題的爭執，到十八世紀初，天主教羅馬教廷悍然宣布禁止中國教徒祀孔祭祖，隨后一再重申禁令，要求教徒們絕對服从。康熙眼見一個國外的力量直接干涉中國內務，擔心教皇的威權將取代清朝皇帝的威權，于是在1717年命禮部禁止天主教。1724年，雍正發布諭旨，嚴申教禁，此后乾隆、嘉慶、道光百余年間，都把禁止傳習天主教定為不易方針。雍正曾經對教士解釋他禁教的理由說：“你們願意使中國人都成為教徒，……但是，如果這樣，我們將變成什么样的人了呢？我們不很快就變成你們的國王之臣僕了嗎？你們所招收的中國基督徒，已經只承認你們的权威，不承認任何別的权威了；在事故發生的時候，他們將只聽你們的話，不聽任何別人的話了。我知道，在目前，我們是無須惧怕這些的；但是當未來年間，外國船隻來航中國海岸者以千百計的時候，事情是可能會發生的。”

十八世紀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喪失了它們以前的海外霸權，法、英、美、德等國家繼之而成為基督教“海外布道”的“護法”者。法國一貫以天主教作為對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某些由法國派到東方來的天主教傳教士，竟不顧中國禁令，擅自違法潛入中國大陸。英、美耶穌教

各教派也陆续组织了海外布道会，派遣大批传教士逗留在澳门、马六甲、新嘉坡一带，作进入中国的准备。为了“开放”中国，传教士们不惜鼓吹战争。《美国人在东亚》一书的作者供言：“用武力来开放中国的侵略性”，是“完全符合于传教士团体中一开始就存在的精神”的。

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传教士认为是一大“转机”。他们以“中国通”的资格，积极地替英国侵略者出谋划策。1842年，清政府在战争失败之后，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是殖民主义者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第一副枷锁，英国除掠得巨大的赔款、强占中国领土香港外，还取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权益。条约的起草人是一位传教士——小马利逊，条约的中文稿则出自另一位传教士——郭实那。

英国侵略者的胜利博得传教士们的一片掌声。英国海外布道会伦敦会总部通过决议，邀请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同心感恩称颂上帝”。美国传教士极力鼓吹乘火打劫。1843年，美国政府决定派出以顾盛为首的侵华使团，传教士伯驾和裨治文充当这个使团的中文秘书，并在184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不落人后，也在184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

約。望廈條約有准許美國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条款，黃埔條約更強加給中國政府以保護教堂的義務，殖民主義者利用宗教從事公開的侵略活動以此奠定了第一塊基石。1847年法國天主教會即在上海徐家匯強占土地修建教堂，當地人民集合反對，遭到上海知縣的鎮壓。1848年美國教士在上海蘇州河北岸虹口地方廣置土地，建造房屋，後來這一帶地區便被劃定為美租界的地址。黃埔條約訂立後，法國又抓住天主教弛禁問題進行新的訛詐。1846年，清政府被迫下令，不准各地官吏再查禁天主教，違者加以處分；同時又命令將康熙年間的教堂，除“改為廟宇民居者”外，發還給教徒。一百多年來的教禁至此廢止，以大炮為前導，外國侵略者終於掃除了這一宗教侵略的重大障礙。

黃埔條約還有這樣的一項條款：中國政府可以查拿“遠入內地”的法國人，但應解送近口法國領事收管，不得毆打、傷害與虐待。按照條文，洋人是禁止潛入內地的，但同時又保證那些違法潛入內地的洋人不會遭受懲處。於是，北起熱河、蒙古，西抵四川、西藏，都出現了侵略先鋒——傳教士的蹤跡。1848年，英國教士三人擅入江蘇青浦傳教，和當地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人發生激烈衝突。1851年，法國教士威脅清政府

“发还松江旧教堂”并潜入松江进行侵略活动，曾引起重大交涉。1855年，湖南衡州发生驱逐法国教士出境并焚毁天主教教堂的事件。1856年，广西西林县捕获違約潛入、为非作歹的法国教士馬賴，审訊后处以死刑。在这期間，从西藏、四川、蒙古、江西及广东各地解送广州的天主教傳教士即达八名之多，未經發現的当复不少。

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鴉片战争。法国侵略者的借口正是广西西林事件，硬把馬賴說成是无辜的受害者。清朝統治者开始消极抵抗，最后妥協投降，分別和英、法及乘火打劫的美、俄四国簽訂了天津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这些條約从起草到訂立，几乎都有各国傳教士參預其事。依据这些條約，中国丧失了广大領土，負担了巨額賠款；外国侵略勢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华北及华中；侵略者攫得了中国海关主权及內河航行权；并訂定了新的不平等的稅則。依据这些條約，基督教傳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无论是否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又扩大“发还旧址”的范围，由教堂扩展及学堂、坟塋、田地、房廊等各項。担任翻譯的法国傳教士更擅自在中法北京條約的中文稿內增添一項条款：听任傳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中国的門戶从此洞开。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从此毫无顾忌地横行于中国大陆，从城市到乡村，从腹地到边疆，到处侵夺权益，搜集情报，收容匪类，欺压平民，散布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干下了种种危害中国的滔天罪行。

二 官紳們扑灭洋教的嘗試

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訂立後，傳教士以條約為護符，恃炮艦為盾牌，頓時凶橫、跋扈起來。天主教教士借“發還舊址”的條款，奔赴各地，霸占田產；強指紳士華麗房屋為昔年教堂，逼令退讓；或任意索取為紳民所尊崇的公所、會館、廟宇，抵給教堂。一時江蘇、江西、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廣東……等省都發生教士以“發還舊址”名義霸占田產的事件，激起了廣大紳民的普遍憤怒。

為了引人投教，傳教士憑藉着領事裁判權的符咒，並設法使他們的信徒也享受治外法權^①，使教會成為凌駕於清朝官府之上的权威。他們自立門戶，僭越權柄，包攬詞訟，庇護奸民。平民一經入教，官府就不能過問，從而直接損害了清朝的統治權力，宛如一國之中出現了無數

^① 所謂領事裁判權或治外法權，即：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僑民享有不受中國法律管轄的權利，他們在中國犯了罪或成為民事訴訟的被告，只受本國駐中國的領事法庭的審判。